

典藏版

千古风流人物词传

忍把浮名，换了浅斟低唱

# 柳永词传

谭慧 / 著



那个年代，「凡有井水处，即能歌柳词」。  
他一身桀骜，泯灭在仓皇岁月里。  
他满腹愁肠，却终生保留三分轻狂。

非外借



华龄出版社

典藏版

千古风流人物词传

忍把浮名，换了浅斟低唱

柳永词传

谭慧 / 著



那个年代，一凡有井水处，即能歌柳词。  
他一身梁鹗，泯灭在仓皇岁月里。  
他满腹愁肠，却终生保留三分轻狂。



华龄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李梦娇  
责任印制：李未圻  
封面设计：颜 森

### 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忍把浮名，换了浅斟低唱：柳永词传 / 谭慧著. —北京：  
华龄出版社，2017.5

ISBN 978-7-5169-0852-5

I. ①忍… II. ①谭… III. ①柳永（约987-1053）  
- 传记 IV. ①K825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（2017）第092411号

书 名：忍把浮名，换了浅斟低唱：柳永词传  
作 者：谭慧 著  
出版发行：华龄出版社  
印 刷：北京佳顺印务有限公司  
版 次：2017年7月第1版      2017年7月第1次印刷  
开 本：850×1168 1/32      印 张：6  
字 数：120千字  
定 价：25.00元

---

地 址：北京市朝阳区东大桥斜街4号      邮编：100020  
电 话：84044445（发行部）      传真：84049572  
网 址：<http://www.hualingpress.com>

（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，调换联系电话：010-82865588）

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

才子词人，白衣卿相

他是北宋词坛的巨匠，是秦楼楚馆的浪子，是屡试不第的文人，是仕途坎坷的小官，是浪迹江湖的游子，是勾栏瓦肆的熟客，是常喝常醉的酒鬼，是敢爱敢恨的汉子。他才情绝世，却是彻头彻尾的酒色之徒；他放荡不羁，却是天生的多情种；他自命不凡，却大志未伸；他潦倒落魄，却被无数人追捧崇拜。

他，便是“奉旨”到烟花柳巷借笙歌聊慰心怀的柳三变；是不屑与达官为伍，放歌羁旅的白衣卿相柳七郎；亦是街头市井最红的才子词人柳永。

命运总是喜欢跟人开玩笑，他一生渴求入仕，而仕途之路始终没有青睐过他。皇帝一句“且去浅斟低唱，何要浮名！”他便戏称：“好，那我就去‘奉旨填词’！”

他不羁，却轻狂；他自傲，却洒脱。诗酒飘零的年岁里，荆棘求仕的路途中，他自称白衣卿相，品美酒，作辞章，且饮且吟，于秦楼红歌里看妖娆美景，赏轻吟曼舞，在碧野晴川间览气壮河山，历大千尘世。

一路上虽走得辛苦，他却依然过得精彩，笔下词篇随之蝶

翩翩跹，腾起绚烂的色彩。“才子词人，自是白衣卿相”中那一抹桀骜不驯，“占得人间，千娇百媚”中那一袖风流缱绻，“杨柳岸、晓风残月”中那一腔脉脉深情，“衣带渐宽终不悔，为伊消得人憔悴”中那一弯相思弦月，“三秋桂子，十里荷花”中那一蓑江南烟雨，不知搅乱了几池春水，让多少孺慕之心摇曳不已。

他和他的女子们见证了那个盛世。北宋立国不久，王朝鼎革，万象更新，街巷间一派繁荣。醉在温柔乡里的他，一手挽起宽大的衣袖，一手挥毫泼墨。岂知，十年寒窗研出的墨，无意却溅落在了歌女的裙裾上。他只顾不停咏叹，为所见的风景，为失落的灵魂，为柔媚的歌女，为悲欢离合的紫陌红尘。他不曾想到，自己失意之下的涂鸦，会让后世列他为北宋词坛耀眼的星座。

他写繁华城市的纸醉金迷，写落魄江湖的忧伤无奈，写风尘女子的幽怨情思。他是同情那些女子的，尽管她们出生低贱受尽歧视，尽管她们与他终究只是一场镜花水月，他还是用尽真挚的感情和毕生的才华，于秦淮河的碧波上，为她们写下一篇篇纯正的辞章。那缠绵缱绻的字句，是他说不尽诉不完的万般情事，似寒夜璀璨绽放的焰火，瞬间温暖了那些倾城女子。也正因如此，他的词才会如此婉转动人，如此用情至深，如此催人泪下。

千种风情扑面而来，千古风流荡气回肠。光阴流转，岁月更迭，他笔下的那一阕阕词带着墨香，深深浅浅氤氲在人们心间，温暖了千年时光。



徽州古村落

徽州古村落

徽州古村落

徽州古村落

徽州古村落

徽州古村落

徽州古村落

徽州古村落

徽州古村落

徽州古村落

徽州古村落

徽州古村落

徽州古村落

徽州古村落

徽州古村落

徽州古村落

徽州古村落

徽州古村落

徽州古村落

徽州古村落



CONTENTS

目录

卷一◎崇安才子初少年

- 潜心求学，崭露锋芒 ..... 002
- 初生词心，后悟章法 ..... 006
- 佳人才子，难得双美 ..... 011
- 前约轻负，离乡应试 ..... 016
- 秀色江南，乘醉流连 ..... 021
- 绮罗丛里，偎红倚翠 ..... 026

## 卷二◎风流浪子白衣相

- 初抵汴京，盛世风华 …… 032
- 忍负韶光，千金一笑 …… 037
- 天人两隔，空想遗音 …… 042
- 争奏祥瑞，竞献赞颂 …… 047
- 初遇虫娘，一试落第 …… 052
- 疏狂一醉，红粉相尤 …… 056
- 盟言犹在，唯两心同 …… 062
- 屡试不中，白衣卿相 …… 067

## 卷三◎忍把浮名换斟唱

- 平康小巷，旧时婵娟 …… 074
- 红尘相遇，当日风流 …… 078
- 醉倒花间，靡靡艳音 …… 085
- 奉旨填词，风流才调 …… 089
- 深院萧萧，恩客薄幸 …… 094
- 隔帘听曲，魂牵梦萦 …… 100



#### 卷四◎十年羁旅归梦远

- 长亭伤别，无语凝噎 …… 108
- 红颜薄命，误尽平生 …… 113
- 时展丹青，争如相见 …… 118
- 绣阁轻抛，浪萍难驻 …… 123
- 别来岁久，故人何在 …… 128
- 西行关中，怀古伤今 …… 135
- 登高临远，正恁凝愁 …… 140
- 两蜀三川，锦里风流 …… 144

#### 卷五◎一朝风月万古长

- 五十而仕，一朝梦圆 …… 152
- 走马上任，拜会范公 …… 157
- 游宦区区，心倦念归 …… 161
- 宦海沉浮，洞悉民瘼 …… 166
- 暮年词祸，仕途尽输 …… 172
- 改字耆卿，且抛浮名 …… 176
- 千古留名，天下咏之 …… 180



## 卷一 崇安才子初少年

## 潜心求学，崭露锋芒

尚在幼时，柳三变就已经开始了辗转漂泊。

跟随仕途不定的父亲柳宜，他自出生起就辗转于沂州费县、濮州、全州、扬州等地。少年人不懂离别的痛，这可真是一桩幸事。至于千山万水的路途上，那戴月踏雪、舟车颠簸的烦扰，自有大人来操心，和他也没多少关系。

齐鲁的阴阳昏晓青嶂红日，江南的十里春风碧荷摇曳，岭南的梅香杉叶雁荡苍山，在幼童柳三变的眼里，就像父亲书箱里这本书册与那本典籍里的芸香签，形雷同味相似，并不能在小孩子那方狭窄心湖里掀起多么狂野的波澜。

他或许也有过一点悲伤，毕竟刚刚熟悉起来的风景与同伴，转眼，就被飞旋的车轮甩在了身后。沙尘扬起，柳枝送客，他不懂父亲为什么总在路上。而这个问题，纵使穷尽毕生时光，也未必能换得个水落石出的结局。

他们在很多地方落脚，然后又挥手道别。一路上有莺啼燕语，流水淙淙，环佩叮当，还有些不知名的曲调，如珠落玉盘，荡到柳家儿郎的耳中，撩起莫名的心痒。

除了这些，耳畔一直未止的，还有父亲柳宜那悠长的叹息。

年幼的柳三变还有大把无知的快乐时光，“南唐旧臣”这顶帽子有多重，他还不必去揣摩。

柳氏一族的故乡，在东南沿海的文风昌盛之地。柳三变的祖父柳崇以儒学闻名，五代烽烟四起，战乱纷纭，中原板荡，

柳崇隐居在故乡福建崇安县五夫里的金鹅峰下。这人迹罕至的偏僻地，有一日却迎来了朝廷的大员，召柳崇出山为官。柳崇淡然拱手：家有高堂恐无人奉养，柳子高不能奉诏！

后来，柳崇果然毕生未仕，老于布衣。这位信奉“吾读圣人书，朝闻道，夕死可矣”的纯粹儒者，并没有阻拦儿子们的求仕之路。柳崇膝下六子，皆入仕为官。其中长子柳宜，最初以布衣身份呈上奏疏，畅言时政得失，颇受南唐国主李煜的赏识。柳宜性格刚正不阿，又有点文人傲骨，再加上后来身处监察御史的位置，屡屡直言犯谏。他的好友王禹偁曾在《送柳宜通判全州序》称，柳宜“多所弹劾，不避权贵，故秉政者尤忌之”。

待北宋的猎猎战旗插上南唐国都金陵的城墙，再到三年后李煜被宋太宗赏赐的一杯牵机药夺了性命，按照话本演义的套路，国已破君已亡，有骨气的文人士子就该沉河投缳，仿佛只有如此才算不辜负忠君报国的天命，如此才是个皆大欢喜的结局。

可是，死亡究竟有多么恐怖，非濒死之人恐怕难以体会分毫。

柳宜最终选择降宋。南唐臣子的身份不是与生俱来的胎记，柳宜穷尽前半生所学才换来一顶乌纱，孰料风吹便落。在他后半生里，这身份成了一块碍眼的伤疤，他就像受了烙刑的囚犯，只有盖棺入土之后，背叛的罪证才会被遮掩起来。

虽然宋主认为柳宜“识理体而合经义”，终归不肯托付全部的信任。也不能指责新朝廷胸怀狭隘，对旧日有嫌隙的邻居，请入厅堂奉茶一盏已足够友好，若再容他大摇大摆登堂入室，未免太过草率。

这道理柳宜自然懂得，却也难免一声长叹。

宋太宗雍熙元年（984），柳三变出生。此时柳宜已四十六岁，仍宦游于州县之间，任一些无关紧要的闲职。三变是柳宜最小的儿子，上有两位兄长，分别名为三复、三接。族中所有男孩子排起辈分来，他是行七的，于是亲密的人也唤他“柳七”。

“三变”二字取自《论语》：“君子有三变：望之俨然，即之也温，听其言也厉。”君子当如此：远望他，觉得庄重严肃，接近他，又觉温和可亲，再听谈吐，只觉严厉不苟。这是孔门十哲之一的子夏眼中的君子气度，或许是以他的老师孔子为蓝本也未可知。

柳宜给幼子取了一个寄托很深、背负极重的名字，但这名字终是没能给柳七带来一点好运，直到后来改名为“永”，柳三变的仕途才见了些许光亮。不过，这又是后话了。

在柳宜沉重又沉痛的宦游时光里，柳三变度过了童年。受父亲与叔叔们属意仕途的影响，再加上家族儒学传统的浸润，他自小学习举业，也是冲着一朝科举及第，百年封妻荫子的荣耀而去的。

等太宗至道年间他随着失意的父亲回到故乡，这一番志向更加坚不可摧。

在推崇儒家礼法的崇安白水村，六子入仕的柳家甚为乡里推重。柳三变一回到故乡，就从乡民们热切的目光里，隐约体会到了才学与权势能带给人的快感。彼时他已是十三岁的少年，对未来的畅想灿若群星，但群星环绕下最让人心动旌摇的那轮圆月，便是黄金铺地、玉石为阶的仕途。虽说高处不胜

寒，但谁愿做总向低处蜿蜒而去的流水呢？

聪慧的少年潜心求学，又有父亲和塾师指点，很快便在当地崭露头角，连两位兄长也不及他。他十四岁时写的一篇习作，诉尽凌云志向。

父母养其子而不教，是不爱其子也。虽教而不严，是亦不爱其子也。父母教而不学，是子不爱其身也。虽学而不勤，是亦不爱其身也。是故养子必教，教则必严；严则必勤，勤则必成。学，则庶人之子为公卿；不学，则公卿之子为庶人。

——《劝学文》

他是出身仕宦的孩子，虽优越于庶民，但和公卿之家比起来，终究差了几分。父亲郁郁寡欢的神情，像唢呐吹响的一支悲伤曲子，吹得三变的心一阵紧过一阵。三变盼着若有朝一日科举及第、拜相封侯，才不枉父亲的多年教诲，或许，还能熨平他额间愈来愈深的纹路。

十几岁的少年，正在人生中最蓬勃的春季。再老成稳重，仍旧是孩子，活泼的天性让人无法按捺下涌动的好奇。更何况，自小读书伴着行路的柳三变，已在漫长的路途中拥有了于刹那间捕捉山水之美的能力。

囿于学问藩篱毕竟枯燥，幸有闽西北的九曲东流和苍翠林木，点缀出一片桃源。滚落悬崖的飞瀑，环抱群山的流水，神剜鬼刻的奇石，红绮白练般的云霞，都是柳三变的朋侣友伴，也成了他笔下的常客。



忍把浮名，换了浅斟低唱：柳永词传

攀萝蹑石落崔嵬，千万峰中梵室开。  
僧向半空为世界，眼看平地起风雷。  
猿偷晓果升松去，竹逗清流入鉴来。  
旬月经游殊不厌，欲归回首更迟回。

——《题建宁中峰寺》

这是他为家乡名胜中峰山、中峰寺留下的诗篇，对仗工整，声韵错落，遗憾的是意境落了平凡。刚刚开始学习声律的少年，被眼前千峰万壑的壮美、梵音回响的空寂、猿腾虎跃的喧闹、竹逗清流的清新，醉得神魂颠倒，便兴致勃勃地留下了这练习之作。

小作初成，宣纸上墨迹未干，柳三变也有过片刻得意。他委实应该得意——倘若一个人，眼睛能看遍风景，心灵能绽放诗意，双手能书会写，再拥有把涌动的诗情从心中誊写到纸上的能力，何其有幸！

可是，当那一份得意和满足退潮，三变再读这首诗，总觉得如隔靴搔痒，怎么也触不到心中蠢蠢欲动的莫名思绪。笔墨里究竟少了什么，竟每每让人意犹未尽，难以尽欢。

## 初生词心，后悟章法

夜阑人静，柳三变读罢经典，在昏黄的灯光下掩上书卷，偶尔会想起过去在扬州的时光。那时候父亲任扬州善赞大夫，三变终日在府内读书练字，与兄弟玩耍游戏，偶尔还会跟随父

亲闲游扬州。

十里杨柳千层云荡万朵花开，这是他记忆里的扬州。城北清秀狭长的碧湖上，飘飘然一条画舫驶过，落红飞絮迷人眼，人仿佛将要融在这烟花三月里。船上有歌女舞姬，从翠围绣幕中隐隐露出半个身子，面容都是模糊的，但声音十分清晰，咿咿呀呀，唱的尽是李后主、温飞卿、韦端己那些镂玉雕琼、裁花剪叶的句子。

父亲轻哼一声，斥道：簸弄风月，不过艳科而已！

虽对风月情思还不甚明了，但柳三变确实确实，被这“艳科”熏酥了筋骨、醉软了心肠。以至于在后来无数难眠的夜晚，常有浓情艳思、旖旎柔媚的调子在耳畔回荡不绝。

当他再读到这阙流传于家乡的《眉峰碧》，就像年至衰鬓，意料之外地邂逅了儿时在费县的黄口玩伴，他突然就懂得了让自己牵肠挂肚的是什么，也明白了自己的文字里究竟缺少什么。

蹙破眉峰碧，纤手还重执。镇日相看未足时，便忍使，鸳鸯只。

薄暮投村驿，风雨愁通夕。窗外芭蕉窗里人，分叶上、心头滴。

——无名氏《眉峰碧》

或是羁旅在外的清秀男子，或是蹙破愁眉的美丽思妇，记录下了这一腔如雨打芭蕉的心曲。笔者的姓名已经成为被时光掩埋的秘密，但其间情思如一坛愈久愈香的佳酿，经了春花秋月、夏雷冬雪，依旧醉人。



柳三变恍然惊觉，以前自己写的文字里有眼前景、身边事，却少了心底情。于是，再精美的文字，再工稳的对仗，都算不上是锦绣文章，不过是如同干巴巴的败絮，嚼之无味，弃之也不可惜。而柳三变希望自己能写下让旁人无力更改，不能丢弃一字的辞章。

《眉峰碧》的悠扬曲调在田垄山间回荡，昔日在扬州听到的音律辞令也穿云破月而来，又顺便卷来扬州飞絮，撩得人鼻头发痒，连心尖仿佛也生了野草，柳三变慌了手脚。

除了功名，词名他也想要。那一年，柳三变十六岁，在崇安读无名氏词一阙，从此生了一颗词心。

对这首具有启蒙意味的词，他喜爱到了何种程度？据说他将《眉峰碧》题写在墙壁上，反复吟诵，不知厌倦，待词名大振后，还把这件事讲给相好的歌伎听。再后来，那个并未在柳七的风流情史上留下姓名的歌伎，又把此事告与他人，不知是筵席间随意吐露，还是为了炫耀与当世才子的一度春风。

于是，坊间盛传柳永读《眉峰碧》，“后悟作词章法”。原本只是崇安民谣的小令，一夜间风靡全国。甚至到了北宋末年，作词比做帝王更好的宋徽宗赵佶读罢，还御笔亲批：“此词甚佳，不知何人作，奏来！”可惜词臣曹组四处寻访，终究一无所获。

徽宗年间，词体俨然已可与诗并驾齐驱，正如赤日中天，娇花吐蕊。可是，在柳永生活的北宋初期，词虽不再被视为异端，到底还是不入流的。宋初词承花间派而来，柳三变年少